



蟄伏龍鎮

施逸林

鹿港是個令人感傷和憤怒的地方。看看那斑駁的樑柱廊廡，古舊街市衢巷和歲月磨洗過的一磚一瓦，這一切都強迫人們回到那遺忘的過去。過去，鹿港似乎曾經擁有過一切，如今傾頹沒落了，這怎不令人感傷呢？然而，感傷的後面，包含了一種不易察覺的憤怒，一種瘋狂的嫉妒。畢竟，相對於鹿港的一切，我們過去顯得多麼蒼白、空虛。

是的，到過鹿港之後，一個人是有理由向他的過去咆哮的。文明帶來了繁華、進步，卻放逐了傳統，放逐了深厚的文化和相屬的事物。面對鹿港那寬厚博大的賜予，那一磚一瓦所透露出來的文化氣息，我不禁覺得，我們都是被遺棄的孤兒。

鹿港有全台首席的天后宮，廟內的藻井之美與廟外的蚵仔煎互不相讓。其中供奉的媽祖凜凜有神，黎黑的面龐透露出一派肅穆祥和。雕塑者的虔心巧藝，加上歲月與香火的薰浴，賦予平凡的木材巍然不可逼視的神性。我看到一位老太太走到神壇前仆伏跪拜，在那裏是看不見塑像形貌的，然而老太太虔敬地磕了三個頭，臉上露出滿足和歡愉的笑容。他的心中沒有任何偶像，她只是伏在那神性之下，求取心靈的愉悅。我相信，這種神性的崇仰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；罪惡與苦難的救贖才有可能。

在龍山寺我們則見識到另一種精神。在這裏，建築藝術之美發揮到不可思議的境界，那種美的巨力，令人驚歎，令人迷惑。龍山寺的外牆恰似大觀園當門那座假山，中門比例窄小，展現了中國建築的特殊精神，引人一窺堂奧。更且外牆低矮，內中廟簷展而眼前，那燕尾形的飛簷將廟頂拉向兩側斜上方，綽綽飛騰之勢，令人感受到那股永恆向上的精神。進得門來，才發現廟宇本身是那度的小，可卻又是那麼的大。整座建築雖被囿於外牆的圍繞，卻佔不到這塊方場的五分之四，留下了許多空間。然而由於廟柱的緊密結構，廟簷的拉張力量及廟宇本身的樸拙色調，延伸了建築的無限可能。寺廟本身凝聚了諸多巨力，而兩旁所留的空間也有了意義。我彷彿感覺到那些力量震撼了空氣中的分子，振動的分分子瀰漫在預留的空間中，將方場擴展至無限大，外牆推迫至無窮遠。這種建築的佈局，令我想起了宋人山水的留白，想起了莊子所謂的「無用之用」，使我更體認到中國文化中博厚淵深的內涵。

除了較著名的天后宮和龍山寺，還有一座整修中的文武廟也是頗值得觀覽的，然而由於印像不深，記憶所及的只有那雕鏤的窗櫺與桁椽，和新添的瑰麗色彩在腦中迴旋。那瑰麗的色彩，給古拙的鹿港添上一抹註腳，象徵鹿港逝去的夢。